

陈逸飞先生的历史纪实影片《逃亡上海》告诉世人一段往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段往事渐渐被人淡忘。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欧洲犹太人厄运降临，他们在纳粹的追杀下，走投无路，当他们为生存而呐喊时，世界冷漠地旁观着。但是，中国人民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上海人友好地接纳了3万名犹太难民，其中5000人离开上海去了别的地方。二战结束后的统计表明，其中有1500多名犹太难民老死、病死，或死于战乱；有400多名犹太儿童出生。犹太难民在陌生的上海度过了劫难。以史为鉴，这段往事应为世人知晓。

□徐向群

生死苦旅

——犹太大逃亡

“阿拉上海人”

1994年4月19日，天色阴沉，下起小雨。我应邀参加设在上海虹口区霍山公园内的“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居住区”的石碑揭幕仪式。上海一些学者早就酝酿建立碑牌，以纪念这段往事。1986年，国外的原上海犹太难民提出在虹口原难民居住区旧址立一块纪念碑，并拟就了碑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自纳粹德国的2万名难民曾在此居住。谨立此碑以纪念所有在此居住的难民以及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热情友好的、宽宏大量的中国人民。”经多年筹划，上海虹口区人民政府决定建立一纪念性石碑，碑文用中文、英文、希伯来文刻成。碑文如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犹太人为逃避法西斯的迫害来到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此区域西起公平路，东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

来了许多犹太人，有以色列



虹口区老人当年救助犹太难民
犹太人领袖施奈尔比感谢

的、美国的、加拿大的等，在仪式前的自由交流中，常能听到一些犹太老人用生硬的上海话告诉你：“阿拉上海人。”语音可笑，但感情真挚。他们缠着人回忆半个多世纪前在上海的旧事。一位老人回忆说：“……天色很早，我拉着父亲的裤腿，小跑跟上父亲，在西摩路会堂（今陕西北路上海市教育局院内的犹太拉结会堂）作祈祷……后来去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小菜场（今陕小菜场），刺鼻的气味，嘈杂的人声，至今忘不了……父亲给了我一小袋坚果（花生、栗子之类），因为我很乖……”我很难把眼前这位老态龙钟的老人和牵着父亲裤腿跑的

孩子联系起来。“父亲死了……这次回来，我再也找不着记忆中的马路、会堂、小菜场了……”“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游子沉浸在对故乡床前明月、屋角斜阳的回忆中。几十年的人世沧桑已在老人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老人一再说：“阿拉上海人”……

犹太“大灾难”

希特勒上台，风云突变，犹太“大灾难”（HASHO'AH）开始。在欧洲已生活了1000多年的犹太人，他们的家庭、产业在那里，他们的根子在那里。突遭变故，他们不忍离开熟悉的环境，因此，犹如被捆

开的蚂蚁洞，犹太人无目标地、无序地在欧洲寻找避难处。他们向西逃到法国、西班牙，南下意大利，随着纳粹势力的扩张，他们又向东逃到波兰、捷克、罗马尼亚，进入苏联。但是，他们逃亡的速度赶不上德军占领的速度，他们又无法知道德军下一次要进攻哪个国家。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没有逃脱的犹太人被强制在衣襟上缀上黄色的大卫星——犹太人标记。这是中世纪欧洲国家为排斥犹太人强迫他们佩带的“耻辱标记”，纳粹根据这种标记，把他们一批批运到集中营、毒气室。

1933年前，欧洲有1000多万犹太人，1945年二战结束时，欧洲仅存345.2万人，在12年间600多万犹太人被消灭了。其中200万犹太人还来不及逃离家乡，在村口、市郊被集体枪杀，有的被关进隔离区，任其自生自灭，饿死或病死；另外400万没有逃脱的犹太人，被火车运到遍及欧洲德占区的集中营、劳役营、军事工地、实验室，逐渐被折磨而死。波兰原有犹太人330万，战后仅存8万，波罗的海沿岸诸国90%的犹太人都被消灭了。



犹太难民的结婚证书

字刻写。
中、英、希伯来三种文
府为纪念犹太难民来
沪而树立的石碑，以
虹口区人民政



战争结束了，幸存的犹太人以为“大灾难”已经过去，他们的悲惨遭遇将赢得世人同情。然而，欧洲各国刚走出战争阴影，无暇顾及急待救援、奄奄一息的犹太人，一些地区还发生了屠杀犹太幸存者事件。战争中从波兰逃到苏联的几十万犹太难民在苏联无法立足，15万人返回波兰。但积存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反犹主义情绪在外界的煽动下，又一次成为歇斯底里的疯狂，上千犹太幸存者被杀，1946年7月在波兰凯尔采发生了集体屠杀犹太难民事件。这些犹太幸存者艰难地逃脱了纳粹的魔掌，但却死在反犹主义的枪下。犹太人，包括尚留在欧洲各集中营的25万犹太难民意识到“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该是“出欧洲”的时候了，犹如2000多年前，犹太祖先被迫离开水草丰美、牛羊肥壮的尼罗河三角洲，集体“出埃及”一样。犹太民族的主体从此离开了欧洲。

文明世界的冷漠

毫无疑问，当犹太人面临厄运的时候，世上许多善良正直的非犹太人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法国的一些家庭和修道院隐藏保护了近万名犹太儿童，即使在屠犹最严重的波兰也有数千名波兰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犹太人，欧洲一些抵抗运动一面打击法西斯，一面帮助犹太人逃亡；象辛德勒、杉原千畝、何凤山等人则利用他们的特殊工作拯救了许多犹太人。1953年以色列决定，以犹太民族的名义，向二战期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个人或家庭颁发“义

士”荣誉证书。在犹太人的道德观念中，公义是人最崇高的品质之一，“义士”（ZADDIK）是很高的荣誉。1962年，以色列又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开辟了一条“正义大道”，每位非犹太的“义士”都在那里有一棵树，以表彰他们的功德。现在那里已有11000多棵树了。今年的1月23日，中国外交官何凤山被授予“义士”荣誉证书。虽然他早已离开了人世，但他的功绩依然被犹太民族所铭记。

然而，个人或团体拯救犹太人的数量毕竟有限。600万犹太人，其中150万是儿童，短短的12年中在欧洲被杀，无论如何文明世界难辞其咎。当德国极端的种族主义势力刚刚抬头的时候，文明世界没有采取一致的坚决态度，绥靖政策姑息养奸，使纳粹气焰更加嚣张，为纳粹屠犹准备了适当的土壤；其后，当犹太大逃亡时，欧洲各国怕开罪德国，纷纷关闭国门，把犹太人挡在门外，听任其被纳粹杀戮。甚至连大洋彼岸的新大陆——美洲各国也千方百计拒绝犹太难民入境。美国是移民国家，是犹太难民向往的地方。但是，1939年944名德国犹太难民乘“圣路易斯”号轮船来到美洲，要求进入美国（他们中的多数人持有美国移民局签发的许可证），美国同意接纳，但要等上一年或两年。“圣路易斯”号转向其他美洲国家，然而，没有一国愿接纳他们，最后被迫返回欧洲；1940年美国会否决向犹太难民开放阿拉斯加作为避难所的提案；1941年美国加强移民配额的管理，国会不允许配额外的2万名德国犹太儿童入境；1943年美国政府不接受瑞典政府关于共同救助德国犹太儿童的建议。幅员辽阔的苏联，1934年在远东的西伯利亚建立了一个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二战爆发时，在3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2万犹太人，但苏联政府下令自治州对欧洲犹太难民关闭。

在大逃亡中，犹太人有许许多多的生死苦旅，但文明世界冷漠的旁观者，不肯伸出援助之手。以下是两起欧洲犹太儿童的生死苦旅：

245 个日日夜夜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欧洲犹太人组织了各种救援犹太青少年的组织,帮助他们逃离德军占领区,秘密转移到安全地区隐藏起来,或离开欧洲。1939 年 9 月,一批被从德占区营救出来的犹太青少年,在救援人员护送下,被集中到了立陶宛。然而,他们在欧洲无藏身之处,于是决定前往巴勒斯坦。为了避开德国,他们绕道向西,乘飞机经瑞典、丹麦,到荷兰,改乘火车经比利时,纵贯法国,到南部马赛港,坐船横渡地中海,到黎巴嫩,再坐火车到特拉维夫,其时已是 1940 年 5 月。整个旅程经过了 6 个国家,历时整整 8 个月。

“德黑兰儿童” 至今,以色列仍有一些老人被称做“德黑兰儿童”。来自欧洲各地的 720 名犹太孤儿,被秘密集中在波兰。1943 年初,他们与波兰残军一起撤到苏联。苏联没有收留这批孤儿,他们被迫南下逃到伊朗的德黑兰。在德黑兰,经与多方交涉,这批儿童被送往巴勒斯坦。救援人员与英国驻伊朗和伊拉克军队中的犹太官兵一起努力,恳请伊拉克当局同意这批儿童借道伊拉克,从陆路安全快捷地到达巴勒斯坦。这一请求遭到伊拉克政府拒绝,救援人员不得不护送这批儿童坐火车到伊朗南部的阿巴丹港,乘船进波斯湾,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绕过阿曼湾,进入印度洋,穿过亚丁湾,进入红海,过苏伊士运河,到巴勒斯坦的海法港。

这些少年逃亡者的一路艰辛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们却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已经逃离欧洲,因无处落脚,重返欧洲,又被送进集中营的逃亡者;比起那些在逃亡路上饿死、病死、被打死的逃亡者;比起那些乘坐难民船只,在途中遇风浪沉没或被潜艇击沉、丧身鱼腹的逃亡者,比起这些人,他们是幸运的,他们终于到了巴勒斯坦,回到了亲人身边。



逃亡上海始末

1933 年到 1945 年间,在全世界逃亡,寻找避难地的犹太人有百万之众;在欧洲之外找到避难地的有 50 多万,其中美洲 36 万,亚洲 14 万,非洲等地数量很少。对百万难民来说,逃到上海的 3 万人是个小数,但意义却非同一般。犹太难民离开欧洲之后首选的避难地是巴勒斯坦和美国。巴勒斯坦,由于英国委任当局严格限制移民人数,只接纳了 9 万移民(不全是难民);美国,则半开国门,有限制地接纳了 24 万难民,是上海的 8 倍,但美国的面积何止上海的 8 倍;除上述两地外,接纳难民最多的是南美的阿根廷,共 5 万人,其次就是上海,上海一地接纳的犹太难民是同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英属非洲和印度接纳的犹太难民之和。3 万名犹太难民到上海,其中绝大部分是命运的安排,是非常偶然的,因为它对于长期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来说,既遥远陌生,又无亲友可投靠,只是在四处碰壁后,才从海上、陆上到了上海。据犹太人发布的材料,3 万犹太难民是分 5 批来到上海的:

(一) 1933 年至 1937 年 8 月(日军侵入上海),1000 人~1500 人,主要是德国犹太人,由海路来;

(二) 1937 年 8 日至 1939 年 8 月(二战爆发前夜),21000 人~22000 人,主要是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由海路来;

(三) 1939 年 8 月至 1940 年 6

月(日侵华当局限制进入),2000 人~3000 人,主要是德国占领区的德国犹太难民,来上海的途径各异;

(四) 1940 年 6 月至 1941 年 6 月(德军入侵苏联前夕),2000 人,主要是东欧各国的犹太人,由陆上来:从波兰到苏联,横穿西伯利亚,到中国的满州里,坐火车经哈尔滨到大连,乘船到上海。

(五) 1941 年 6 月至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2000 人,主要是波兰犹太人,因美日开战去不了美国,由日本转来上海。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犹太难民来上海的活动停止。

上海人与犹太难民友好相处,共同熬过了艰苦的战争年代,有些佳话流传至今。一位犹太难民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结论性的话,称赞中国人民:“希特勒没能摧毁犹太人的精神;几个世纪的苦难与压制没能扼杀中国人民的美德。”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一直把上海作为避难地的犹太难民先后离开上海,去了他们熟悉的美国、加拿大,或返回巴勒斯坦。80 年代末,最后一位上海犹太人离开上海。

……雨越下越大,揭幕仪式在露天进行。仪式前自由交谈的感情积累此时已经达到高潮。很多人都讲了话,情绪激动。一位老人声泪俱下地说:“你们不只救了我一个,现在我是有几十口人一家子的家长……上海人救了几十万犹太人……”▲